

秋水瑟瑟

□ 魏益君

秋日的彩笔,给大自然悄然点缀出斑斓的色彩,而其中最令人心旷神怡的,莫过于那一抹明净如镜的秋水。它不仅是季节更迭的信使,更是心灵得以栖息的净土,引领我们步入一场关于清新与雅致的盛宴。

立秋之后,天空如洗过的蓝,云朵轻盈地游走,层林被秋风染上了斑斓的色彩,而这一切的景致中,最为耀眼夺目的,莫过于那清冽见底的秋水。村头的池塘,在夏日雨水的滋养下,此刻已满溢着生命的活力,水面如镜,倒映着四周的秋色,清澈得能窥见鱼儿穿梭的情影。夏末的蛙鸣悄然隐退,取而代之的是秋虫的低吟浅唱,它们在这池水的滋养下,愈发显得生机勃勃,为这萧瑟的秋意添上了几分热闹与温馨。

流动的河水,在秋风的轻抚下,愈发显得清澈透明。它们一路欢歌,潺潺向前,宛如一串晶莹剔透的珍珠,在阳光下闪耀着迷人的光芒,又似情深的恋人,将满腔的柔情蜜意化作涓涓细流,送往远方的秋水。那里,是它们最终的归宿,也是它们情感的寄托。

山涧的秋水,则更显一番意境深远。山泉如银蛇般蜿蜒而下,从山岩的缝隙中挤出,带着清冽与甘甜,叮咚作响,落入山涧,汇聚成一湾静谧的秋水。这水,清澈见底,仿佛能洗净世间一切尘埃,让人心灵得到净化。山雀在这里对镜梳妆,它们的歌声清脆悦耳,与山水共鸣,构成了一曲悠扬的秋日乐章。

秋水,不仅是自然的镜子,更是情感的载体。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穿透薄雾,照耀在这片水面上时,秋水便仿佛被赋予了生命,它映照着山的雄伟,天的辽阔,让一切都变得如此生动而真实。白云悠悠,在水中缓缓游走,与山影交织成一幅动人的画面。夜幕降临,秋月如盘,跌入水中,随着晚风的轻拂,在水底摇曳生姿,将秋水装扮得分外妖娆。

秋水的色彩,是如此的丰富而多变。红叶如火,倒映在水中,秋水便染上了炽热的红;朝霞满天,洒落水面,秋水又变成了流动的赤金;野菊盛开,金黄色的花瓣在水中摇曳,秋水又化作了一片金色的海洋。这秋水,在秋天的舞台上,尽情地展示着它的多彩与魅力,让人为之倾倒。

而秋水给予人们的,更是一种闲适与宁静。秋日的阳光下,垂钓者静坐水边,鱼钩轻触水面,溅起层层涟漪,与秋水的静谧形成鲜明对比。当鱼儿跃出水面,那份动静相宜的和谐,让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满足与快乐。苇塘里,芦花摇曳生姿,它们以圣洁的白,书写着秋天的诗意与浪漫,在秋风的吹拂下,与秋水共舞,编织出一幅幅如诗如画的景致。

秋水,以它独有的方式,诠释着秋天的韵味与风情。它清澈而宁静,多彩而芬芳,如诗如画,不染一尘。在这片秋水之畔,人们可以暂时忘却尘世的烦恼与喧嚣,让心灵得到真正的释放与安宁。

深秋,我来到老城。

老城,足够高龄,它蜿蜒如长蛇,伴随宝石蓝的大河,顽强流淌了1800多年时光。而今,人唤它为老城。

凤凰山,是俯瞰老城的绝佳之地。在入夜次第打开的灯火中,老城宛如一个时光深处摇曳的灯笼,照亮也抚慰着老城人怀旧的心房。

我同老城音乐人赵大哥沿着河边老城的漫滩路漫步。豁达儒雅的赵大哥来自上游的一个江城,他来到老城已有30多年了,老城里街巷的一砖一瓦、草木家当,他已像掌纹一样熟悉。

赵大哥而今的口音,是老城与他家乡口音的奇妙交融,两条河流一并流入他的血脉深处。这些年来,赵大哥为老城谱写并演唱了不少家喻户晓的歌曲。走在老城与新城的街巷间,我看见好多居民都跟他亲热地打着招呼。

在赵大哥的心里,老城如一棵枝干遒劲的老树,它在古朴拙朴中再度生长,焕发新颜。老城在簌簌而落的时光粉尘中伸展腰肢,开始它的蝶变新生。在而今老城河岸边的漫滩路,水光潋滟的宁河水泛出玛瑙一样的光泽,路边有老态龙钟的葛藤树,也有麻柳树、鹅掌楸、槐树的繁茂枝叶在天空云影下嫣然闪烁,老城在时光朗朗中翩翩归来。

老城居民王大叔,在老城有祖上留下的一处老宅,他在那里生活了60多年时间。我去看过他的老宅,老宅墙面苔藓斑驳,有汁液奔涌的青藤沿着墙身一直蹿到房顶,暗香浮动。王大叔在新城也有房子,一年四季,他和老伴儿大多数时间都住在老房子里,感觉老

“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这首儿时曾经诵读过的杜甫歌咏蜻蜓的诗句,一直镌刻在我的记忆深处,不禁勾起了夏日里捉蜻蜓的回忆。

入夏,各式各样的蜻蜓,轻盈地拍打着翅膀,优雅地在水乡空中翻飞。儿时,故乡常见的蜻蜓有黄色又带点红头、背上有一道红条的“红线”,有体呈绿色、形如直升飞机的大蜻蜓,有黑体白点的小蜻蜓等,当然还是以“红线”蜻蜓数量最多,也最易捕捉。

后来在书中得知,蜻蜓是一种无脊椎动物,属于昆虫纲,蜻蜓目,差翅亚目昆虫。一般头部较大,有着三对脚,四只双排翅膀长而窄,膜质,网状翅脉极为清晰,飞得灵活平稳,敏捷而无声。蜻蜓既能忽上忽下,忽快忽慢地飞行,甚至倒退飞行;而且飞行速度快,同时还可长途飞行。

蜻蜓的翅端前缘有一块色深加厚的部分,叫“翅痣”。这是保护薄而韧的蜻蜓翅不致折损的关键,人们仿照蜻蜓“翅痣”,在飞机机翼上设计了加厚部分,于是战胜了颤振,保证了飞机的飞行安全。

蜻蜓头上那对裸露的复眼,有约28000个小眼组成,像透明的玛瑙、晶莹的珍珠,视角极为灵敏,头不转动,便可环视三百六十度,名副其实的是眼观六路,即使它的天敌燕子、麻雀从背后偷袭,它都能及时发觉,巧妙脱逃。

蜻蜓喜爱用尾点水,将卵产到水中孵化,幼虫叫水虿。因此,蜻蜓常从河边飞出,飞过草丛,飞过河沟,飞进潮热的夏季。

蜻蜓夜间栖息在植物上或庄稼的枝叶上,有的就落在一些不起眼的棍棍把把上,喜饮晨露,吞食蚊蝇、叶蝉、蚱蜢类和小型蝶蛾类等多种农林牧业害虫,并且在飞行中扑食。

蜻蜓是蚊蝇的天敌,儿时小伙伴们便学着大人,捉只蜻



蜻蜓款款飞

□ 潘春华

蜓,放进蚊帐里,可保一夜无忧,一觉到天亮。

夏天暴雨将至或骤雨初歇,蜻蜓常常成群地在空中低飞,有时落在树梢或草叶上,给了我和小伙伴们可乘之机。我们踮脚手蹑脚走近捕捉,用两个手指快速夹住它的尾巴,并防止它反转头来咬手。捉到一只蜻蜓后用左手夹住双翅,再去捉另一只。遇到蜻蜓成群时,干脆挥舞蒲扇扑捉,看哪个捉得多,成了玩伴们捉蜻蜓的游戏。

如今,我已年近耄耋,每当盛夏傍晚在古运河岸边散步时,阵阵微风吹过,时不时款款蜻蜓在身边轻飞……

一棵构树

□ 罗坤

清晨的阳光透过高楼的缝隙,洒在街道的一角。我漫步在熟悉的城市小径。不经意间,目光被一抹独特的绿意吸引。那是一棵构树,静静地伫立在廊桥下。

它的树干并不笔直,带着岁月的痕迹微微弯曲,粗糙的树皮仿佛在诉说着过往的故事。树冠宛如一把撑开的大伞,繁茂的枝叶相互交织,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发出沙沙的声响。

构树的叶子呈宽阔的心形,翠绿欲滴,边缘带着微微的锯齿,充满了生机与活力。枝头挂着一颗颗红彤彤的果实,宛如小巧玲珑的灯笼,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

我轻轻摘下一颗果实,感受着它那饱满的质感,仿佛握住了大自然的馈赠。记忆像脱缰的野马,一下子穿回到故乡,川中丘陵的山坡上,东一团西一簇密布着构树。高达10至20米,全株含有乳汁,它的叶、果实、种子、树皮、根都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夏秋采乳液、叶子、果实及种子;冬春采根皮、树皮,鲜用或阴干。构树分雌雄异株,雄树的花很柔美,像杨树的花一样,长3至8厘米,在春天可作为一种难得的野菜去食用。雌树的花球形头状,顶端被毛,成熟时橙红色,小时候常常摘来吃。构树的叶子很神奇,时常变化,形态多样,同一株构树的叶子也完全不同,有多种形态。新摘下来的叶子有像牛奶一样的白色乳汁,是羊、兔子最爱吃的食物。

构树带着乡野的气息,悄然闯入这片的空间,为城市增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它让我想起了遥远的乡村,想起了那些在大自然怀抱中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

小时候,我常常一个人在秋天空旷的田野里,胡乱地跑来跑去,跑累了,肚子也饿了。那些山坡上野生的构树会用它杂乱的枝条挂住我单薄的衣衫,并将甜美的果实奉送给我。漫不经心地揪下一把汁液饱满的果实,贪婪地吮吸着,一直吃到它们染红了我的唇齿……

构树的果子很甜,不仅孩子们爱吃,而且小鸟也爱吃,那些甜美的果实,滋养了无数的喜鹊或者黄鹂,并在飞鸟的腹中,度过一小段安静的时光,而后抵达另外一片陌生的家园,随意地落入瓦砾、土坡、堡坎、砖缝或者肥沃的泥土,在细雨的滋润下,重新开启枝繁叶茂的一生。

我有点怀疑廊桥下的这一株构树,是不是来自我童年经过的山坡。故乡的竹林里就飞鸟群聚,它们将构树的种子以接力的形式,在大地上奔跑。而我,也像构树的种子一样,借助于命运的舟楫,离开故土,来到了这座小城,并在这里生根开花,将生命的种子化作蓬勃的力量,生生不息。

遇见构树,是一场心灵的触动。它让我在忙碌的城市生活中停下脚步,去感受自然的美好,去回味那些被遗忘的记忆。它又像久违的朋友,用它的存在告诉我,即使身处喧嚣之中,自然的力量依然无处不在,依然能给我们带来惊喜与慰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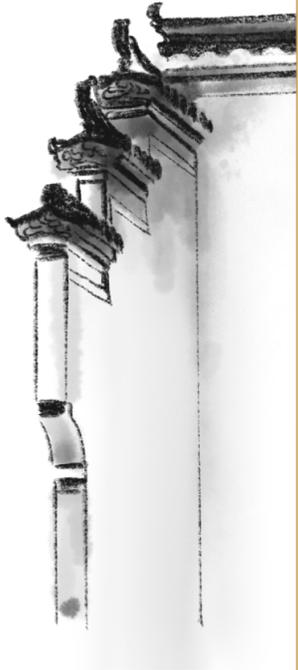
房子里烟熏火燎的气息才能贯通心肠。

胃知乡愁,那些老城在外的游子,回来后吃上一口家乡的地道食物,才会让缥缈乡愁稳稳地落地入心。红薯干、合渣、芝麻酥包、腊子鸡……其中的腊子鸡,要用山里老土鸡配老腊肉加山泉水,在腊子锅里咕咕咕煮上大半天时间,腊子上面化作的水蒸气成为下面鲜浓的鸡汤,喝上一口,香透肺腑。

老城里的郑大哥,他喜欢一个人到漫滩路边的树荫下喝老鹰茶。郑大哥的老家乡下,是老鹰茶的原乡。我去拜访过那个村庄,云雾蒸腾的群山怀抱间,村民们遍布在山水间的洁净家园,一一以“水井居”“桃林居”“平安居”“清风居”等寓意美好的名字命名,巧妙融入农历二十四节气的文化谱。村史馆里,追溯到一个村子血脉的上游,墙上展出村上先人乡贤的身世、新乡村园景象,让村子里飘荡着勤劳祖先的身影,也吹拂着现代文明的气息。

在郑大哥家的村子,有上千年的老鹰茶古树,有上百年的的古茶树上千棵。一棵上千年的老鹰茶古树,伸出巨大手掌状的枝丫,树冠铺开有一张八仙桌那么宽大。林业部门为它颁发了身世翔实的“身份证”,沧桑斑驳的树身,布满花豹一样的斑纹。在那棵千年老鹰茶树前,我浮想起宋朝的一只老鹰,它在青花瓷一样蓝的天空呀呀呀叫着盘旋,种子从老鹰嘴里从天而降,天赐大地一片蔚然成林的茶树。

每当深秋季节,老城四周的磅礴群山,被云雨里孕育的紅葉美出天际,连绵山脉装扮成巨大喜庆的红色洞房。山高水远,从江边到山顶,满眼尽是灼灼紅葉,热情四射。



老城光阴

□ 李 晓

依山而居

□ 王国梁

朋友的家在山脚下,他总说在那里住着胜过别墅豪宅。某日他邀请我住了一日,方觉他

所言不虚。朋友家的房子坐北朝南,西边毗邻一座青山。清晨,我是被鸟鸣声叫醒的。清脆的鸟鸣声响在耳边,好像把人的视觉和嗅觉都唤醒了,我似乎看到了青山的横样,闻到了山间草木的气息。起身推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让人忍不住深呼吸,想要把这洁净清凉的气息吸入肺腑,涤荡胸中累积的浊气。

朋友招呼我上山,他说每天都会与山约会。出了家门,一脚就踏入了青山之中,恍然觉得自己成了山中隐士,很有远离尘俗的感觉。行走在清晨的山间,舒畅愉快。山风荡漾,晨露清凉,草木青碧,鸟儿啾啾,所有山中的美好事物都像迎接朋友一样,热情地与我们打招呼。山间有一条小路,窄得仿佛是一条曲线,是依山而居的人们留下的足迹。自古以来,人与山的关系就是密切的。人天生有亲近山川的愿望,大概是因为山的纯朴、博大、包容,让我们愿意亲之近之。

随便找一个地方席地而坐,感受山的质感和温度,便觉得自己成了山林里的一个小角色,是山林的一部分了。我和朋友站在高处,他很豪迈地指点江山:东边是一个小村落,西边是连绵的群山,南面是广袤的大平原,北面是遥远的城市……在他看来,山是中心,周围的一切都是山的附属。他告诉我,他们家世代居住在这里。原来山脚下只有烟村四五家,后来居住的人越来越多。小村庄并非世外桃源,一直在接纳外面的繁华世界。村庄里的房屋,并非人们想象的山居人家那种简单古朴的土砌房,而是整齐漂亮的新民居。大部分人家都盖起了二层小楼,现代化的元素一样不落

地全都进入了小山村。山间绿树掩映,花草繁茂。草木们散发着清香之气,人置身在天然氧吧中,身心舒畅。其实很早以前山中并没有这么多树,多年里人们参与到山的改造和装扮中。人们尽可能地在山中植树种草,他们把山当作自己的家园,希望能够打造出一片葱茏,营造更舒适的居住环境。附近的村民,每个人都能在山中找到自己栽种的花草树木。有的人栽种的树木已经不计其数。岁月更迭,树悄然增添年轮,人默默生息繁衍,山与人渐渐成为和谐的一体。

山中有一小片空地,朋友开辟出一个小菜园,里面种了青菜、小葱、韭菜之类的蔬菜。这个小菜园,因为浇灌不方便,完全“靠天收”。不过老天总是格外优待,菜园里收获的天然绿色蔬菜可以供得上吃呢!

朋友说,依山而居可以让人身心健康。有时候觉得心情不佳,就坐到山上,吹吹山风,与熟悉的老树说上一会儿话,与相识的鸟儿逗趣一会儿,就觉得整个人都清透了。有一段时间他遭遇生活中太多烦恼苦闷,于是在山中种了一棵“心愿树”,感觉特别治愈。

依山而居,质朴而诗意,自然而灵性。依山而居,既可出世亦可入世,让自己在梦境与现实之间自如切换。山,给了我们最初的家园概念。

万物有灵,自然有情。我在想,其实人与自然的关系,并非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如果我们永远怀着热爱之心,就能让自己变成自然中的草与树、花与果、蝶与鸟,与自然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

游子的中秋

与这些开瓶的啤酒、咸菜花生相拥而坐
在异乡,无论我们怎样
围成故乡的圆月亮
都酝酿不出中秋的芳香

中秋,在故乡
那个住了一辈又一辈的老屋里
中秋,供在
家门前拜月的水果盘里
中秋,是沾有父亲汗水的月饼
捏在童年的手心里
中秋,是母亲烧好的那碗红烧肉
粘着孩提时的目光

中秋在故乡呵
游子的中秋
是故乡那轮
喂肥思念的盘月
是故乡那枚
牵痛柔肠的炊烟 (胡巨勇)

月光的味道

是故乡
咀嚼月光
像咀嚼月饼
便能感受到游子
思乡的味道

月光的方向
是故乡
沿着河边走
沿着小路走
便能走进
等待的目光里

月光如水
洗不尽每一个
固执的念头
痴痴地
望着月光
像望着遥远的
童年 (周恒祥)

高空雁鸣

天空辽阔。秋风将白云吹远
一群大雁,一边鸣叫着
一边布着阵

他们在季节里穿行
在人间取暖。用柔软的翅膀
一遍遍书写着“一”和“人”
这两个最简单的汉字

他们从北方和我的头顶飞过
凄厉的鸣叫,一声比一声急
似穿心的箭镞

山高水远,一程连着一程
南飞的大雁,被剪裁成一道风景
只要看一眼
就能治愈我,患有迎风流泪的眼疾 (杨传信)

有菊在野

一丛野菊
在道旁带露绽放
如寒夜里晶亮的星星
也如午后的小太阳
金黄的暖色调
把秋野映得
毫无冷意
一群怯冷的蝴蝶
扇着风的羽翼
在花前回顾春光 (徐天喜)

秋风在下

丘陵的秋风
天女散花般
先散给黏高粱地里露出半个头
稀稀拉拉的几棵向日葵
父亲菊苗时执意留下的笑脸
笑脸上面的脖子弯着
弯成只有父亲的黑驴才熟悉的下甩弯
在村口,不用吆喝,所有的果实
都会找到家
秋风开始下沉:棒子落下来
高粱秸秆躺下来,穗子被母亲削下来
谷穗低头,黄豆荚向下奔拉
红薯又下坠三寸
而秋风不等人
秋风容不得你家的黑驴
老瞅着那只葵盘,转磨儿磨儿 (张凡修)

九月的暮色

九月 归家的路上
夕阳如火 染红了天边
向着日落的方向前行
追寻令人沉醉的过往
逆光 将影子甩在身后
很想无牵挂。清空
白日里输入脑海的所有信息
天空陡然变蓝 天边却更加绚烂

秋天的心事 如九月的云
天蓝时 是朵朵的清秀
天阴时 是缕缕的哀愁
而在夕阳西下时 便也会
奔赴染红的地平线
天辽地远 百读不厌 (沈洪颖)